

冶生福◎著

阳光下的 微尘

杨宏峰◎主编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 阳光下的微尘
- ◎ 天堂一样的生活
- ◎ 钱事
- ◎ 牛奶不是水
- ◎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 ◎ 留守的日子
- ◎ 面的故事
- ◎ 谁动了我的信箱
- ◎ 仙人掌的刺
- ◎ 索非雅出嫁
- ◎ 两把刀子
- ◎ 一次采访
- ◎ 谁是谁的天堂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冶生福◎著

阳光下的 微尘

杨宏峰◎主编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下的微尘 / 冶生福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6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6054-3

I. ①阳… II. ①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8509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阳光下的微尘

杨宏峰 主编

冶生福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李彦斌

封面设计 石磊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7600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字

印 数 2200册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54-3 / I · 1523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冶生福

冶生福，回族，笔名素夫，青海省大通县人，出生于1977年，担任过教师、编辑、秘书等职，西宁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始于2000年，主要致力于小说、散文创作。小说作品有《留守的日子》《阳光下的微尘》等，散文《青茶记忆》转载于2011年第5期《散文选刊》，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西海惊雷》，文化丛书《灵秀大通》。《阳光下的微尘》获2012年度青海湖文学奖，《河湟茶事》获散文选刊杂志社主办的美文天下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一等奖，《浆水面里的河州》获2014年“魅力临夏”征文比赛散文组一等奖，《天堂在母亲脚下》获青海省第七届政府文学艺术奖。

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①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

^①本文系第二批“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之总序，本“总序”在第一批丛书“总序”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改。

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

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

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思维、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

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文学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

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

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

目 录 CONTENTS

◎阳光下的微尘·····	1
◎天堂一样的生活·····	16
◎钱 事·····	32
◎牛奶不是水·····	44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58
◎留守的日子·····	72
◎面的故事·····	85
◎谁动了我的信箱·····	102
◎仙人掌的刺·····	123
◎索非雅出嫁·····	140
◎两把刀子·····	168
◎一次采访·····	211
◎谁是谁的天堂·····	251

阳光下的微尘

活了这么多年他还从没注意过村庄的天空，是那种让人心慌的蓝，那种一揭去蓝帷幕就能看到什么的蓝，这让怀揣纸片刚下车的他有点头晕，还有点无所适从，他颠簸了一路，也难心了一路，但此刻他的委屈，他的不平，全被这蓝色洗干净，洗平静了。身旁是憋足精神开花的油菜地，蜜蜂拖着沾满花粉的小胖腿在黄灿灿的油菜花上飞来飞去，浓浓的花香让他觉得这油菜地马上能淌出清亮亮的油来。

时间还早，他没回家，慢慢走上那块坡地。

除了去清真寺，他是更愿坐在坡地上，坡地背靠着黄土小山，是个怀抱湾，挡风又挡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村庄。

清晨的村庄是最耐看的，日头慢慢爬上来，头一个染红了

这块坡地，又忙着去染清真寺宣礼塔上的镀金月亮，清真寺的屋顶，李家楼顶的卫星天线，房顶上的蒿草，到这时日头染得越来越快，染得轰轰隆隆，浩浩荡荡，连小村的各种声音也染上了日头的色泽。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女人们提着奶桶走向收奶点，奶桶里的牛奶中掺和着日头的红色，让人觉得日头渗到村里每件东西里。

村西头的黄牛哞哞叫了几声，村东头的狗不甘寂寞，汪汪地对了几句，如再等会儿马家爷慢腾腾地赶着驴车出门了，他拉一车铝锅铝壶，走村串巷卖针换线，在无人处还会吼上两嗓子花儿。李家的大货车也风急火燎地开出村去，把喇叭声远远地甩在村子里。

如果是中午，远远地还能看到村里的老柳树，几个娃娃在树下，老汉们在旁边坐着，看着，笑着，他也都能猜出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远处王家媳妇在挤牛奶，小牛犊挣脱了绳子，直扑向母牛，硬是把王三娃拉了个马趴。这些都是他闭上眼睛都能看到的，这么多年了，村庄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是牛车换成了马车，马车换成拖拉机、汽车，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而他呢，先是嘴上没毛，再是胡子刮成青铜色，最后是一把花白胡子，人说老就呼啦啦地老了，像下坡的车，拉都拉不住。他摸摸口袋，那张县城带来的纸片还在，硬硬的咯啦咯啦直响，让他的心一阵阵发紧。

大儿子、二儿子和他分开过了，他和小儿子山娃过，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山娃。山娃的最大梦想是买辆李家那样的天龙车，听李家说那得好几十万。几十万是什么概念，假设有几十个儿子，就是给他们娶几十个媳妇，盖几十院庄廓，着几十年

的气。为了这个梦想，山娃去西宁打工，拆迁，装修，卸货，搬东西，搬家，什么活都干。山娃能下苦，但喜欢占点小便宜。每次回家总带来点东西，旧皮鞋、旧工具、废铜烂铁什么的。他就对山娃说没有人家的口唤，没有人家的允许，这东西拿不得。山娃没说什么，但那神情里有了几分不耐烦，山娃依然把那些废铜烂铁带回来再卖给废品站，把钱交给他。山娃带来的东西越新，他就越担心，他说吃亏是穆民，便宜是祸，但山娃总说这些都是人家给的，再问也问不出个一二三来。他知道山娃心里憋着一把火，还知道庄子上很多人都憋着一把火，他知道这火都与李家的天龙车有关。这么多年了，关于财贝他看到了许多，也听到了许多，也经过许多，财贝这东西，不能强求，命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折腾到最后，三升的皮袋还三升。

他为财贝折腾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不是只剩下口袋的这张纸片？这纸片让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他知道该来的还是会来的，他的整个心都沉到咯啦声中，突然他有了想哭的感觉。

回头看看身后，身后的坡地酣睡在日头下，尕拉鸡不时咕咕叫几声，又突然扑噜噜地飞起来，没飞多远，又落下去，惊得草丛里的虫子猛然停止了歌唱，但虫子们都是急性子，憋不住了，又喊烂嗓子叫烂肺了。

他想，睡在这里，也是件幸福的事。

他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这个坡地的呢？他似乎想不起来了，但这怎么可能忘了呢，人也怪，越是重大的事，就越容易忘记。

他还是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老伴儿无常（去世）那时节，

他喜欢上这坡地的。

算过来这儿是他的后花园，要花有花，要草有草，要树有树，还有鸟儿歌唱，还可以看到许多小生命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实际上准确地说这坡地是庄子上的坟地，他老伴儿就睡在这儿，睡了好多年了。这不起眼的坡地埋了多少人他不清楚，从他记事起，庄子上的亡人们就往这儿抬，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他的一些亲戚们。

记得生活紧张时节，村里每天都有亡人。时间长了，风吹日晒的，有些坟头渐渐变小变平了，再长些蒿草，就完全看不出坟的模样来。在主麻日（星期五）从清真寺回来，他总跪在坟园里，面朝西，念念经。

走进坟园，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他可以想很多的事，想有老伴儿时的幸福的过去，想自己将来的无常，也常想睡在这平静的坟园，但这是真主的事，他没办法，也不能找办法。天怕秋来寒，人怕老来难。活着的确要靠勇气，尤其像他这样没了老伴儿的人，需要更大的勇气。他感谢这坡地，这些念想让他在这阳世上苦苦挣扎了几年。这么一想，他觉得这口袋里的纸片，也温暖了许多，是纸片让他与这坡地亲近了许多。

小孙子顺着小路走上坡地来，小孙子知道他总喜欢来这儿。看看日头，已到了吃饭时间。

小孙子才五岁，但是个精灵鬼，常常说些让大人们炸头皮的话来。午饭过后，他领着小孙子去小卖部。

转过一个巷道，小卖部就在那棵老柳树下，那棵树有些年头了，一到夏天就飘起柳絮，弄得满庄子都是。小卖部是马明才老汉开的，他老伴儿无常后，经人介绍相中了一个阿奶，但